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五

序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  
賴之某為滕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  
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  
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  
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  
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  
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秀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邪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羨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

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序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

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  
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  
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  
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  
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  
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  
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及子平自右司諫直  
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  
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饒之以之余於子平為同  
年友眾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憚辭

###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師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園中花千本其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盤綠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卓亦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亦以示眾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  
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云  
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  
巧便伎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三  
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不  
門子嘗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必  
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人  
惟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公  
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書  
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序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賦  
公述古之詞也蘇

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任工  
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  
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  
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至  
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  
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與廡空  
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山  
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  
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  
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道  
雁於其靜者欲其

近歲尤復變態百  
勝紀此草木之智  
余又方蠢愚迂闊  
音非其人乎然鹿  
心石腸而為梅花  
以余觀之凡託於  
非其人強為公記  
也

不志於得者偽也  
而變其學曰吾期  
也而可乎昔者齊  
之曰招虞人以皮  
然且不可而况使  
五年錢塘之士貢  
和堂公作是詩以  
遷者松栢也言水  
萬世不移者山也  
雁於其靜者欲其

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註曰無言不醜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序

富貴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度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也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

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  
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余徃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二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  
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勒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  
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  
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  
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  
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

孔子識之又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  
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  
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  
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  
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  
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歿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  
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



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  
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  
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  
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  
不足行求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  
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二道春此房  
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  
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

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莖之鹿是日也天高氣  
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晦曖俯聽二洪之怒號春  
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  
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  
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  
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  
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  
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  
所事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  
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子家之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

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一月不至江

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  
所至翱翔徜徉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  
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 聖散子序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痲痺瘡瘡無所  
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  
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  
至理開感一作感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  
邪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  
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

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  
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  
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  
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  
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  
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  
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羨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  
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入巢君毅毅  
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  
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

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斬水龐君  
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  
授之亦使策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抗之民病得此藥全  
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  
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  
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  
其行可以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  
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八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

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  
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  
限量仁者惻愷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  
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  
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  
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  
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  
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

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着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却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

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靳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魯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予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

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  
七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  
之恨若獲姓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  
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  
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  
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  
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  
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  
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哉  
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

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  
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攷其平生所為無出  
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  
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  
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  
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  
一日



六一居士文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違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却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渣道而趣利殘民以厚至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甘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也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  
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益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  
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  
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  
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  
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  
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紀

頽納諫為忠長育以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  
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  
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  
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取士法風厲學者  
專治孔氏黜也端然後風俗一端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六詩文七百六十六  
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  
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  
居士云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六

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  
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浩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  
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  
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  
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  
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為桓壁彝器  
其可乎

送錢塘聰師聞復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亦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一作生定乎伶玄有  
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  
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  
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穽  
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釋

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  
奇語雲煙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  
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  
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一作觀字  
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  
嚴法界海慧盡為濛濛况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  
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可以發  
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但以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  
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舍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  
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必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

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拍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

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

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殺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

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  
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  
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  
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  
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  
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  
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

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  
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  
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  
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  
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  
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

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逸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瑳琢磨成子金玉使子口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修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



可顧其二端不可顧為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是恤乎將從之然與之合乎

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巖蔽可羹也野有麋鹿一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曰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亦以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

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入古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豁然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間共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與于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從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憂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七

表狀

謝賜御書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笋金一作樽霈若雲天之澤

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抱一作袖

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

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

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

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  
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矣宋  
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  
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皇帝駕幸太學上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輦回  
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  
一日風動四方中謝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  
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

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  
豈如允招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  
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  
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  
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惟永矣馳誠想聞  
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  
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官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  
慶溢臣工中謝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  
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

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  
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  
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  
衿之政長育群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  
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鶉音之草  
中修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蒼萬宇  
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辟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

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任人去而蠻夷服  
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罔用五福大河修復  
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  
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  
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  
蒙一洗之恩必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禮澤及草木而諱其名此  
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

勳高任姒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  
保佑合宮均福畢修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  
之位臣職叨崇從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  
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四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  
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  
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  
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曆象教民本堯舜之智

水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  
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  
其帝力臣無任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  
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  
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  
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著其情實則  
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  
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  
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

書悉傳問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臣軾伏奉詔書賜臣元祐七年奉元萬年具注曆一  
卷者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  
寬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中謝伏以望歲者生  
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  
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喜加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  
虞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祇  
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百世一一作自然天下之歸教  
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導堯典寅奉夏時  
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繇力少助

至仁

迎日推策雖曰百王之正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  
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祈寒  
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太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銷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

賀興龍節表

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  
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欽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  
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恭天壽平格臣  
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  
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

賀坤成節表

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  
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  
中賀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

勲本自於無心神智密叅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  
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  
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  
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禱

謝三伏早出院表

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  
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  
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  
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



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  
愚之性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sub>聖</sub>之象先朝謨訓遠分<sub>一作</sub>  
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sub>以</sub>非據臣軾伏念臣學非有  
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  
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sub>以</sub>成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  
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sub>以</sub>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  
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sub>以</sub>顛隳豈謂 皇帝陛下聖度

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sub>以</sub>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  
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sub>以</sub>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  
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sub>以</sub>往何適而不可中無愧  
之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sub>以</sub>全

北扉清密久愧素飡內閣<sub>以</sub>嚴復膺殊寵以榮為懼  
有覲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sub>以</sub>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  
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sub>以</sub>稱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  
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sub>以</sub>石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  
之光常恐<sub>以</sub>緝墨之溢故求<sub>以</sub>散以避災屯豈謂 太  
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sub>以</sub>亨存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

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  
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  
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孤  
節少荅殊私

謝賜衣帶鞍馬表四首

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驂之賜益耀衆觀頌惟何人  
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而拙  
訥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又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  
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網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

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  
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子製衣之傷  
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  
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資材朽鈍學術空踈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  
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  
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  
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  
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益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  
忠蓋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

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感大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以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被三品之服章君子  
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駟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  
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  
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嚴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  
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  
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  
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期  
遺一作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恩遂識斷金之義舉鞭

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命服出筭榮動縉紳左  
驂在廷先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  
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鷄梁之刺敢逃負乘  
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  
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  
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  
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帶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  
無任

笏記四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  
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  
回於生死臣無任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  
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  
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取一作效於涓埃草木微

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闡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群材庶非遺片善曲收頑鈍

俾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以乾坤之施臣無任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有循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

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右臣今月一日西頭供奉官充任付詔董士隆至臣所  
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有詔語春溫再命而

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  
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中謝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  
盛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  
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抔儒風非徒好爵之  
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得化之彌文寶帶重  
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踈  
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之寓里坐閱三遷不緣  
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  
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  
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

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  
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  
無任

右臣今月一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  
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  
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  
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  
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  
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  
臣顛愚自信狂且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

陛下出於獨斷次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出而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與子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深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滴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縉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日兼收文武之賢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興惟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踈老復加於謇訥官加職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未技以何施聖欽日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羨學亦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

駑臣敢不温故知新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愛日之忠臣無任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尚賢復地侍臣之高選者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阻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

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  
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  
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  
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  
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  
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二字之除乃是一切  
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

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性不知怪習  
約故常先皇帝道  
冠百王法垂萬世達六官而修故事  
闢三省以待異  
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  
禁俾分領於六  
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  
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  
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高居人之譽忽當此  
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招  
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  
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  
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



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  
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  
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  
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  
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銷骨非聖主莫能  
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  
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  
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  
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

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揚億歐陽  
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  
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太皇太  
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  
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括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  
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  
始終自揜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  
授命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伏覩制書今月十六日 皇后受冊禮成者續文維

莘視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闕睢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又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薰脩於內職既膺大命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吉日既消柔儀允正穀主往聘象服來朝臣聞周姜任姒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鄧之貴德或有慚盛哉六禮之陳釵此三宮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宸極必先以德德音不墜嗣成慈考之風仁壽無疆坐享雲來之養

上清儲祥宮成賀德音表二首

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音下 霈過故盡除中賀伏念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或秘祝以斬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况文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支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 皇帝陛下知人堯格克己禹勤積德之官以

文章為藻飾庇民之厦以仁義為基扁者樸斲之成  
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帷樂石銘詩  
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  
吏民共茲慶澤

靈光下燭慶新宮之告成需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  
散為和氣坐致豐年中謝伏念臣聞舜禹之心以奉  
先為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為福田永惟坤作之成  
每辭天下之養卑官何陋大練為安故能捐萬金之  
資以成二聖之意為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  
而民不知勞變輅親臨神霄昭格觀士女之和會既

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  
心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 恭儉以仁明摛作則愛惜  
幣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  
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  
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再入翰林謝表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  
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  
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  
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雖以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

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  
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  
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比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  
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  
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井邑聚觀驚華髮之半  
空笑丹心之未改宜投閒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  
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  
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  
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

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加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  
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以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  
欺而犯摺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卜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  
使華臨賁天語丁寧從耳目王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  
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  
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  
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  
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功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

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  
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大皇帝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  
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黜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  
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  
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  
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効

謝賜對衣金帶匡表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對衣一襲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漢官三服已分密  
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

功伏念臣受材迂踈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  
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  
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  
庶寤寐雋賢故損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教致茲辱  
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一稱於表益鞭其後薄德盛服  
當戒維鷄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駟之頌臣無任  
鏤錫金軛示有馳驅之勞寶帶褱衣豈無約束之義  
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  
貧長而困厄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表伯厚鷄栖陋  
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顏頌惟何人膺此異

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  
約於奉已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御衆憐其  
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  
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徂更屬無邪之志臣無任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田宗章乞郡除臣前件官者備  
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  
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  
生無他技天與愚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  
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為朕留

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  
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  
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 遂齋  
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  
踈愚自省慚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  
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藩宣吳會二年但坐糜  
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異殊私復還舊  
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  
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

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  
可謂光華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  
尚生死之不移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  
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 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  
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西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  
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  
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  
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珣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  
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疚服寵汗流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轡之衣  
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群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  
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收歛  
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一麾出守方媿偷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  
慙汗靡寧中謝伏念臣本以鯁生冒居禁從頃緣多  
病力求賴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

鳥之質便一作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自天  
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  
純粹天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  
而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  
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支郡養病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  
實深慙汗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  
日已歷三州近八年間復忝四郡平生所願滿足無  
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  
宴恭惟 太皇太后子惠萬民器侔多士以謂朝廷

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  
之苦鄰封二制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  
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究疲驚之心庶後流亡少寬憂  
軫臣無任

謝復賜看墳寺表

名書罪籍慚負明時思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  
荒隴生光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在始終無補愚  
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  
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謂詔其旨一出舊物復  
還山隴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名骨肉感涕問



巷咨嗟伏遇 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而志孝不履覽二  
帝初潛之地動一夫失所之懷號令所以加存沒咸賴  
臣衰病已久報國之日不長子孫在共心教忠之心未  
替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嘉樂已諷而君  
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  
基丕承先志法小毖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  
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為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  
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酌先百辟之朝

以祝萬年之壽

禮部尚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以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守禮部尚書者備員四省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  
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任以功為儒者之榮臣某中謝始  
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  
為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  
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  
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  
循省初心有覲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

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  
昔漢文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  
之功而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  
國之禍乃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懈講讀  
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  
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  
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  
謂躬親庶政不適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

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  
小人此六者先王之陳迹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  
所易忽譬之飲膳則為茹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  
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耆卜小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  
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  
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望乎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  
世若陛下聽而不受或又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  
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  
吏其為尺祿死有餘誅伏願陛下覽臣言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七

